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一至四百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蠻夷二

新羅　東女國　稟君

大食國　私阿修國　俱振提國

牂牁　龜茲　乾陁國

新羅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東與長人國接長人身三丈鋸

牙鉤爪不火食逐禽獸而食之皆亦食人裸其軀黑毛覆之其境限以連山數千里中有山峽固以鐵門謂之鐵關常使弓弩數千守之由是不過出紀聞

又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㐌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于弟弟蒸而與之旁㐌不知也至蠶時止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内蠶悉飛集其家

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𣪊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㐌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旁㐌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㐌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出一金錐子擊石酒及罇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久以金錐插于石罅旁㐌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

金錐也旁㐌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金如常者榖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為鳥所啣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見竊余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為我築糠三版乎爾欲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慙恚而卒其後子孫戲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出酉陽雜俎

又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昆山路適桐廬背遇西

風而吹到新羅國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于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所宜不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義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閑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慙以貪吝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為夷狄所嗤況英哲

乎出雲溪友議

又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昔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

于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為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為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為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

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呌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艫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出紀聞

又近有海客往新羅次至一島上滿地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攪茶隨攪隨消焉出酉陽雜俎

又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于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

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
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于昔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
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
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
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逕尋舊路而竄
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
是揮劒斷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
解纜舟中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嚙而啗之

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于內庫洎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饌食客為省其絶糧之難也出玉堂閒話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為王與茂州鄰有八十餘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戶口兵萬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為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

百人王死國中多斂物至數萬吏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為大王小者為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無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裙下領衫其袖委地以文錦為小髻飾以金耳垂璫足履素鞾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為正每十月令巫者齎酒餚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有鳥如雉飛入巫者之懐因剖腹視之有谷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為鳥

上人死則納骨肉金瓶中和金瓶而埋之出神異記

廩君

李昔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洛鍾離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丹穴者名務相姓巳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𡟰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出而争焉于是務相以矛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

徙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無行廩君君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不及夷城石岸曲泉

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以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出錄異記

大食國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但

不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出酉陽雜俎

私阿修國

私阿修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于是飲食悉具 出酉陽雜俎

俱振提國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隅眞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人驗之不妄 出酉陽雜俎

牂牁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竪棺埋之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自處但出其面出酉陽雜俎

龜茲

古龜茲國主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昔有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内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

此龍所為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其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至龍所見龍卧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為乘欲有所向隨心所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出酉陽雜俎

葱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玆于闐置女市以収錢出十三州志

龜兹元日鬬羊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婆邏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焉耆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爲厭法王領家出宫首領代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樂至歲窮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棒棍東西互

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出酉陽雜俎

乾陁國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鬰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衣此手跡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

積之手𢪛鬱金柘于緤上手萬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婆陀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婆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婆陀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婆陀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于殿上凡統領教習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國隱其王于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王伽王知其偽且自恃神力因斷金人手足

娑陁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陽雜俎

乾陁國者尸毘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糧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蠻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闐　烏萇　漢盤陁國

蘇都識匿國　馬留　武寧蠻

懸渡國　飛頭獠　蹄羌

扶婁　交趾　南越

尺郭　頓遜　墮婆登國

哀牢夷　訶陵國　真臘國

留仇國　木容　繳濮國

木飲州　阿薩部　孝憶國

娑彌爛國　撥拔力國　昆吾

繡面獠子　五溪蠻　墮雨兒

苗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胑下有翼不能飛

名曰苗民書曰竄三苗于三危四裔為人饕餮淫佚無理舜竄之于此出神異經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為機巧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旹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于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西萬里出博物志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小人中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為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為物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藥也出博物志

于闐

後魏宋雲使西域行至于闐國國王頭著金冠以雞幘頭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門戟二枚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

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于野出洛陽伽藍記

烏萇

烏萇國四熟之稻苗高沒駱駝米大如小兒指出洛陽記

又烏萇國民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則當時即決出洛陽伽藍記

漢槃陁國

漢槃陁國正在須山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陽伽藍記

蘇都識匿國

蘇都識匿國有野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鑰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出酉

陽雜俎

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不返居壽泠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飲食與華同山川移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出酉陽雜俎

武寧蠻

峽中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芒心按離名曰亭綏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磐瓠初死置

于樹上以竿刺之其後化為象臨邑縣有鴈翅以禦者出酉陽雜俎

懸渡國

烏秏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出酉陽雜俎

飛頭獠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

牛馬皆布氊卧馬嶺南溪洞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離身而去乃于岸泥尋蠏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號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旹因墀國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

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于海外出酉陽雜俎

又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吴呰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蹄羌

蹄羌之國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水蹄常自鞭其脛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扶婁

周成王七年南陲有扶婁之國其人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裏綴金玉毛羽為衣裳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虎或口中吐人于掌中備百戲之樂旋轉屈曲于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于旹樂府皆傳此伎代代不絕故俗謂婆侯伎則扶婁之音訛替也（出王子年拾遺）

交趾

交趾之地頗爲膏腴徙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氣惟雄故今稱其田爲雄田其民爲雄民有君長亦曰雄王有輔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爲雄將出南越志

南越

南越民不耻寇盜其肯尉陀治番禺乃興兵攻之有神人適下輔佐之家爲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三萬人陀知其故却壘息卒還戍武寧縣下乃遣其子始爲質請通好焉出南越志

尺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頂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霧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黄父

出神異經

頓遜

頓遜國梁武朝皆貢方物其國在海島上地方千里屬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後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于

郭外有鳥如鵝而色紅飛來萬萬家人避之鳥啄肉盡乃去即燒骨而沉海中也出窮神秘苑

隋婆登國

隋婆登國在林邑東南接訶陵西接述黎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于貝多葉死者口實以金釧貫于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出神異經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壺居牢山捕魚水中若有所

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獨異志

訶陵國

訶陵在真臘國之南南海洲中東婆利西墮婆北大海竪木為城造大屋重閣以棳皮覆之以象牙為牀以柳花為酒飲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與常人居止宿處即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即死若旋夜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柳樹為酒味甘飲之亦醉出神異錄

真臘國

真臘國在雝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出朝野僉載

留仇國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即後流虬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

色如真金容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為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銕朱寛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鏁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為解脫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脫甚于中土貴金人形短小似崑崙出朝野僉載

太客

郭仲產湘州記云平樂縣西七十里有縈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兒歌哭衣裳不異于人而伏狀隱現不測宿

至精巧昔市易作器與人無别就人換物亦不計其值今昭州平樂縣出洽聞記

繳濮國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輒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即死也出廣州記

木飲州

木飲州朱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為用出酉陽雜俎

阿薩部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于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出酉陽雜俎

孝憶國

孝憶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内百姓二千餘家周國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駞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

鼻黃髮綠睛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憶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纊鋪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鹹土俗伺海潮落之後平地收魚以為食出酉陽雜俎

婆彌爛國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嵒峻嶮上多猨猱形絶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巳後屯集甲兵與猨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出酉陽雜俎

撥拔力國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畧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鍼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飲無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

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萬千人齎緤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出酉陽雜俎

昆吾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朱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鹽亦盡又其國累土為邱象浮圖有三僧尸乾居上尸濕居下以近塋為至孝集

大毡屋中懸衣服綵繒哭化之出酉陽雜俎

繡面獠子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有繡面獠子蓋雕題之遺俗也出酉陽雜俎

五溪蠻

五溪蠻父母死于村外閣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産為棺飲臨江高山半助鑿龕以埿之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

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出朝野僉載

墮雨兒

魏昔河間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長五六寸許自云家在海東南因有風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傳所述出述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二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蠻夷四

狗國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甞語劉恂云頃年自青社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歴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云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又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面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船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

輩野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鎗者有雕而𣜶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鎗劍以敵之果射倒二野义即舁拽朋嘯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麽一槩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

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果見捕得三四十枚以歸烹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洲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羊而又絕無人踪捕之僅獲百口皆食之出嶺表錄異

南蠻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

橫納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辟驚癇也出嶺表錄異

縛婦民

縛婦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趨墟路值之俟過即共擒縛歸一二月與其妻首罪俗謂之縛婦也出南海異事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

以𣎴膏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髠鬻於市既髠復取𣎴膏塗來歲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異事

南海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于大木執刀以數罪某肯牽若耕不得前某肯乘若渡水不時行今何免死耶以策舉頸揮刀斬之出南海異事

南海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腤賣或已子未勝衣隣之子稍可賣往貸取以鬻析杖以識其短長俟已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

子兩不戚戚出南海異事

日南

天寶實録云日南廄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出酉陽雜俎

拘彌國

順宗即位年拘彌之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類燕其聲清亮不並

尋常禽鳥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異遂盛于火精籠懸于寢殿夜則宫人併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鋏大如雞卵其上鱗皺其中有竅云將入江海可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游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之于左臂毒龍畏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濳于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上遂化為異龍入于池内俄而雲烟

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氷千年不釋及齎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氷凍無異變晝草類芭蕉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内昏黒如夜始蔵于百寳匣其上緘以胡晝及上見而恷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命并匣赉之于使前使初不為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矣出杜陽編

南詔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避風善闡臺極目見滕越鄰國之名也悲哉古與今依然烟與月自我居震旦謂天子為震旦翊衛類夔契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祖謂朕曰元謂卿曰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謂詞臣為清平官法駕避星回波羅毘勇猜波羅虎也毘勇野馬也驃信昔年幸此曾射野馬并虎河闊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獻賝弄棟國名來願將不才賫千載侍遊臺出玉谿編

事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于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出南楚新聞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為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為師郎或有疾以紙為圓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噉之目曰除齋出投荒雜錄

又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韜為容廣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

弘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絶倒（出嶺表錄異）

番禺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諜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于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

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閒話

有在番禺逢端午聞街中喧然賣相思藥聲訝笑觀之乃老媪擕山中異草鬻于富婦人為媚男藥用此日採取為神又云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值者出投荒録

嶺南女工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為功但躬庖廚勤刀機而已善醯醢葅鮓者得為大好女矣斯豈遐

商之天性歟故偶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出投荒錄

芋羹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俟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為抱芋羹又或先于湯內安筍笴後投蛙及進于筵上皆執筍笴瞪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賣

燈心者又云介皮者最佳擲于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時有一吏聞茲語大以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絶珎聞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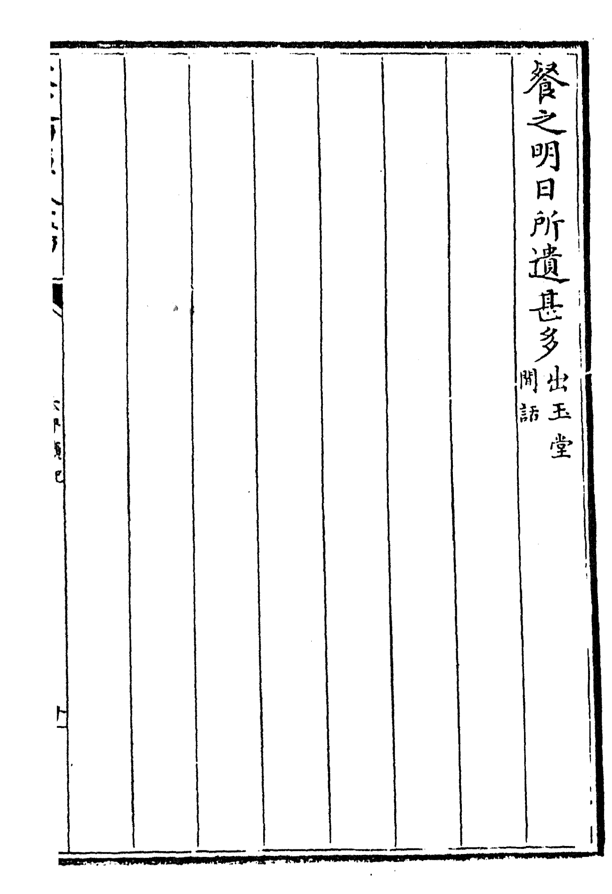
蜜唧

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出朝野僉載

南州

王蜀有劉隱者善于篇章嘗說少年賫益部監軍使書案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槖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縁寸寸而進在于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

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畧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于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筯和調在醯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為聖虀若無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强



餐之明日所遺甚多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

李娃傳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竒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寳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畧其名字不書時望甚重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

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逈然不羣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為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

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俟其從者勑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俠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

娃大恱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墻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兹地有隙院願税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賔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賔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

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内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幃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

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已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橐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

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禮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

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驢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絶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絶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

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殁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議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収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

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第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絶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

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効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讃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

以保証然後閲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于是里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閲之及亭午歷舉輦轝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讃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

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歔欷掩泣西肆長為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貽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

泣及歸豎問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温舉之良久氣稍

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

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
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
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
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絶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
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
及此我之罪也絶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
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
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

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恭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恭為姥子殆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顧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比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遥晨昏得以溫凊恭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税

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温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

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袵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茍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

叅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劒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劒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劒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

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竒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劒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靈芝産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鷰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

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凡姻媾皆甲門内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户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出異聞集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二

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東城老父傳

陳鴻譔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歴歴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為

中宫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辯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泊雞坊於兩宫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銕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

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

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鬭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
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
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
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為千秋節賜天下
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為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
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
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

道羣雞敘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
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
負既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牴萬夫
跳劍尋橦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
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弟子
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德至
信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楊貴妃夫婦席寵四
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

辰使入朝服鬬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
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轝夜出便門馬
踣道穽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
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
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
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于别殿昌還
舊里居室為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
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

兒荷薪妻貧故絜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
學大師佛吉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
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
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
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
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
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為昌立大師影堂及

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是悉歸于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絶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絶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頴川陳洪祖携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而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詰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

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鬬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為吾子言者老人見黄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説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轊連軏坌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宫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

田實遞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黄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閲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

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
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者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
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㧞萃之為
其得人也大畧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
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
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
留外國賔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
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鞾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

乎鴻祖黙不敢應而去

柳氏傳　許堯佐譔

天寳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格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絶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别第與翃為宴歌之地而館翃于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世之彦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翃飲

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閒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

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寳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艶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别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

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

樂酒樓使人請翃翃强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劒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力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闗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名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翃扎示栁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栁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

殊等翃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為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翃久列參佐累彰勲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翃

後果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背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三

長恨傳　　無雙傳

長恨傳　陳鴻譔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娱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宫中雖良家

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
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怳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
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
筓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
别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
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
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

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後宫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宫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葢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

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

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宫自南宫遷於西内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宫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

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絶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户東向闚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户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外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

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

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

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為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皇看不足
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
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廻登劍閣蛾眉山下少行人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顔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
落葉滿堦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别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卭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覔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虚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裡恩愛絶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黄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無雙傳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

暝目無所恨也震曰妹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
其妹竟不痊仙客護喪歸塟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
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
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
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為
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
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艶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
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

右給使達於厮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内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哥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様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

氣促唯言鏁却大門鏁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名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啟

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

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夾郎君且就客戶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絶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

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

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

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

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閤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于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

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
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
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
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
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
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
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蘋對仙客
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曰借留三五日郎君且

歸後累日忽傳説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宫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静密言訖仙客抱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絶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

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
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
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
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
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
夫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
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
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

發匳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宫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葉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六